

一个精灵的自述

李晋西 著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一个精灵 的 自述

李晋西 著



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个精灵的自述/李晋西著. —南京: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1. 5

ISBN 7-5346-2438-X

I. 一... II. 李... III. 童话-中国-当代
IV. 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1) 第19914号

书 名 一个精灵的自述
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47号 14F、15F
邮政编码 210009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
地 址 淮阴市淮海北路44号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5.125 插页3
印 数 1—8,200册
字 数 86千字
版 次 2001年8月第1版
2001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46-2438-X/I·469
定 价 8.50元

(江苏少儿版图书如遇印装错误请向承印厂调换)

发现是生活的乐趣。

发现儿童世界，更是乐趣中的乐趣。

听从心灵的指引，来到一扇门前，

轻轻一推，奇迹就在眼前。

有时候，我是一个参加者，

更多的时候，却是一个慌忙的记录人，

整理出这些记录，

便有了通常意义上的“童话”。

《一个精灵的自述》，

讲述了一个精灵希望成长的故事

我以为，

她超过了 I 发表的大多数作品。





李普西，1959年出生。1983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写小说。其作品在上海、天津、四川、贵州的大中型杂志上发表。1988年后，写过一些科幻小说，曾获第二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，中华少儿科幻小说大赛成人作品二等奖，出版科幻小说：《宇宙耳》、《月亮飞失的梦幻》。1992年开始写短篇童话，开有童话专栏，作品在四川、北京、天津、安徽、吉林等地的刊物上发表，并被《儿童文学选刊》选载。曾出版长篇童话《红鼻子》、《一个精灵与三千女孩》，前者获成都市政府第五届金芙蓉奖。





我以为接生员九口
会给我接上吸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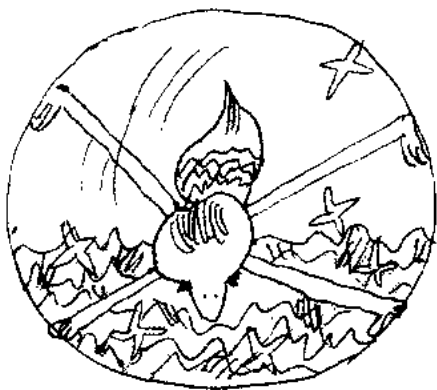


便等着。



上部

汤扎七号



1

如果你见过一些精灵，跟他们有过交情，我一点也不吃惊。我这个精灵不怎么喜欢跟人打交道，但我认识的好几个精灵就喜欢和人呆在一起。我还遇见过打心眼里想变成男孩子的精灵，他们跑进人的家里，翻箱倒柜，寻找变成男孩子的灵丹妙药。不过，如果你说你见过一个精灵蛋，我就会笑掉大牙了。精灵蛋是什么样子的？精灵蛋里是什么？

精灵蛋当然是圆的。精灵蛋里当然是准备出生的精灵。你都猜对了。人有时候比精灵聪明。但是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听说人发明了查出精灵蛋的仪器哩！

我做过两年的精灵蛋。两年的时间说短也短，说长



也长。为什么只做两年，不短一点，也不长一点呢？我自己也弄不清楚。可能是被一些事情搅昏了头吧。按理说，精灵蛋也有选择的自由。做一天，可以；做一百年，也可以。不过，哪怕让我重新选择，我也不会选择一百年。做一百年精灵蛋？太可怕了。不过，我也能理解那些做了一百年的精灵蛋。还有比做一百年的精灵蛋更可怕的哩：既不继续做精灵蛋，也不出生做精灵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成死精灵蛋了嘛。

精灵蛋可以选择死，却不能选择生。决定生的不是精灵蛋的妈，而是出生场的接生员。接生员在特定的时刻用特定的方式给精灵蛋编号，精灵蛋又回答了这个编号，精灵蛋才算一个真正的精灵蛋。如果接生员忘记给一个精灵蛋编号了，这个精灵蛋就跟一块石头、一截木头差不多了。

我们那个精灵出生场，叫汤扎出生场，在越治精灵城的东北角。接生员叫“九口”，做了八年接生员。他一直没有抓到精灵来接替自己的工作，脾气自然不好。哪一个精灵愿意重复做同样的一件工作，而且一做就是八年呢？再说，每一个精灵蛋都有不同的招数，接生员九口自然要发脾气了。我刚刚开始做精灵蛋，就领教了接生员九口的厉害。因为接受编号时，我不懂他的编码语言。

那是新年刚过的第二天，天气很好，太阳特别明亮，

接生员九口来了。接生员九口骂骂咧咧，不停地踢我：“早不来，晚不来，赶上过新年钻出来了。醒醒，醒醒，快给我醒醒！回答我！”

我懵懵懂懂。要知道，我刚被一脚踢醒，马上做出一个敏捷的回答是不可能的。再说，除了懵懵懂懂，我还有一点惊慌。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有眼睛，我能看到点什么。于是，就朝声音最响的方向看，那个方向不过比黄澄澄的周围暗一些。黄澄澄的周围呢，有几个圆乎乎的东西。接着，我意识到我有耳朵，我的耳朵抖动得很利害，让我注意到它的存在。我的耳朵比我的眼睛能干。那几个圆乎乎的东西，耳朵能听出他们向我滚来。再下来，是我的心跳。听到心跳的那一瞬间，我不但惊慌，还哇哇乱叫起来了哩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跳呢？先是细细的，像小缝里飘出来的蟋蟀声，后来，像经过一站一站加油鼓劲的风，从一个洞穴里猛地钻出来，吹起了我。我整个儿就成了那样一种心跳，忽地上升，忽地下降。我一边叫，一边想抓住什么。这时，我意识到我有嘴巴，还有两只手和两只脚。

接生员九口又踢又叫。我不知怎么回答。因为我还不知道我是什么。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之前，我只有张着嘴，张着耳，张着手和脚，傻傻等着。这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和接生员九口是在两个地方，或者说是在两个世界里。

他在我的外边，我也在他的外边。我有脚，却走不到他的身边。我朝他叫喊的方向走，总是被挡住。我有眼睛，却看不清楚他像什么。我凑近他叫喊的方向，反而更加模糊。我明白我在一个模糊的、有限的“里面”。

我对我的发现很惊奇，急忙去看有没有一个门什么的可以让我进出。我用手摸，用眼睛看，又用耳朵听。周围光溜溜的，好像天衣无缝。我是怎么进入这个地方的呢？我是谁？我当然无法回答。

过了一阵子，接生员九口见我没有动静，生气了，爬到我身上，高喊：“你这个精灵蛋，我是你的接生员，快回答我，你是七号，七号，汤扎七号！”

原来我是一个精灵蛋，我是汤扎七号。我很高兴，立刻回答了他。然而，我的回答好像让他更生气了。他发起火来，摇撼着，叫喊着，在我的脑袋上面敲打着。

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有点站不稳。是不是我的声音不够大，他听不见？这样一想，我就提高声音：“我在里面！我知道了，我是一个精灵蛋，我是汤扎七号。你要我做什么？不要敲了！”

突然，我被撞了一下。我听到了另外的说话声：“他什么也听不见！”

我感觉到了冷。真奇怪，怎么说呢。好像大雪天里，不知从何而来的手，一下子剥光了我的皮。我的耳朵告

诉我，撞我的不是接生员九口，而是模糊不清的、外边的世界的东西：一个圆乎乎的影子。

慢慢暖和过来后，我才听到接生员九口已经不在我的身上了。我找着那些圆乎乎的影子。我越是想看清楚，那个影子就越是模糊，最后干脆连圆形轮廓都消失了，只是雾蒙蒙的一片。我隐约地听到六种不同的声音：

“天呀，七号，七号。快点回答，不然要遭大殃了！”

“呵，呵，有好戏了，终于来了一个不开窍的了。有好戏了。”

“圆球，快过来。在我后边！”

“滚呀，快点滚七转！七号。你是七号。”

“圆球，你说他会先用什么？”

“快跑，他来了！”

喊声还没有落定，我就知道什么是“遭大殃”了。接生员九口取来了一段管子，有吸盘的一头接在我的身上，另外一头接在一个箱子上。我看不见箱子里边是什么，只看得见吸盘上有一个小小的光点。开始的时候，光点很小，吸盘的大小还能看清，通过那根管子传到光点上的声音还很小，很单纯。不一会儿，那根管子好像愤怒起来了，把嘈杂的声音，把强大的光亮传到吸盘上。我想躲，但吸盘好像在长大，在变形，裹住了我。我热得不停地咳嗽。

一切都变得遥远起来，包括接生员九口的声音，包括我听到过的那六种声音。

九口说什么呢？九口说：“烧你两个小时，看你会不会回答！”

六种声音说什么呢？“他还不知道我们。”“他真是一个怪精灵蛋。撞一下还不行，非得受这种罪。”其中说“有好戏了”的那个声音，飘来飘去，一会儿在我的前面说：“我再数数，我看你这个七号能挺几下。”一会儿在我的后面说：“云块儿来了，云块儿来了，温度下降了百分之六十。”

奇怪的是，这种情况下，我的眼睛比耳朵好用多了。我捂住嘴巴，不让咳嗽的震动摇晃视线，盯着一个圆形看。天呀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我在他的眼里，就如他在我的眼里。我跟他们一样，他们也跟我一样，我们都是精灵蛋！他们一共是六个。跟他们的声音一样，配上对了。但是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他们都能跑？

突然，好像变魔术似的，我的眼睛亮得像一面镜子。周围的一切像从清澈的溪水中捞起来，被一阵晓风轻轻吹干后，出现在我的眼前：远处是隐隐可见的树丛中的房子，近处有圆球在跑动。圆球跑得多么轻巧自如呀！与其说他是在精灵蛋里，不如说他在精灵蛋外。

虽然我热得受不了，咳一阵，张着嘴哈依——哈

依——叫一阵，但是，我还是张着眼睛，把什么都看清楚了。六个精灵蛋无拘无束，模样儿古里古怪：一个脑袋两边有两个圆球；一个一只眼睛大得像碗，一只眼睛小得像沙粒；一个两只手长得触地；一个有两个鼻子；一个有十二只眼睛；一个双臂下面还藏着一对翅膀。

接生员九口呢，天呀，他的一只眼睛气得快掉出来了。他用一只眼睛看着我，用另一只眼睛看着箱子，往箱子里吹气。他的身子又短又小，他的脑袋呢，却比他的身子大了好几倍。

我哈哈地笑够了以后，开始学圆球跑：伸直手，顶着蛋的两端。手腕转动的时候，脚就抬起来，下巴耷在胸前。

我轻轻松松跑到接生员九口的面前，轻轻松松转了七个圈，回答了他。对，不多不少，就七圈。这样一来，我有了一个编号，我是一个精灵蛋了，我是汤扎出生场的汤扎七号。